



虞邵菴分類杜詩

江西提刑按察使臨江

石公仲

王政事之餘暇心典此

邵庵先生所註分類杜詩七言

律凡一百五十一首自紀行至雜

賦類分者三十首二每退食自



公手不釋卷蓋其得之也深故
其愛之也切其愛之也切故欲
其傳之也遠將鈔梓以行屬今
為之序唐元微之有云詩久已
來未有如子美者謂其
上薄風
雅下談沈宗奮迅於
李曹劉

之間而頽謝徐庾不
多也由
此而言余何容喙雖然昔范德
機先生批點杜詩虞公為之序
亦曰生於數百載之一能求心
法於數百載之前固已稱其得
杜公之三尺矣今觀虞公之註

詞簡而意得事核而理明使讀
者疑滯冰釋心目瞭然誠如漢
庭老吏論劄精切犁然當乎人
心豈非六得杜公之三尺而能發
其精激也哉余少時得一於鄉里
前輩如獲拱璧徒以一壽歲月

不知老之至也仲玉獨能留意
於此嘉惠學者以廣一傳其祖
藏諸篋笥以爲獨得之祕者其
用心不亡仁且厚乎學得者即此
求之亦可以得杜公之三尺矣
猗歎美哉故爲之序

虞邵庵分類杜詩註目錄

紀行

恨別

曉發公安數月愁息此縣

迷懷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江上值水如海女脚短述

撥悶

愁

即事

賦覽物

暮歸

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

懷古

詠懷古跡五首

蜀相

將相



諸將五音

宮殿

奉和賈至舍人早發大明宮

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

紫宸殿退朝口號

省宇

題省中院壁

宿府

院中
以情懷西郭茅舍

居室

堂成

卜居

狂夫

野老

江村

赤甲

高吳郎司法

呈吳郎

題人屋壁

柏學士茅屋

崔氏東山草堂

宗族

舍弟觀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云

隱逸

覃山人隱居

題張大馬子

南隣

釋老

留別公安大易沙門

因許八奉寄江寧吳上人

寺觀

涪城縣香積寺官閣

暮登西安寺鐘樓寄裴十迪

玉臺觀

四時

即事

暮春

曲江看

曲江對酒

曲江對雨

多病執熱奉懷李尚書

早秋苦熱堆案相仍

秋興八首

登高

秋盡

十二月一日看

節序

立春

人日

小寒食舟中

九日看

九日藍田崔氏莊

小至

至日遣興奉寄比省舊閣老兩院故人二首

冬至

至後

臘日

晝夜

晝夢

夜

天文

江雨有懷鄭典設

雨不絕

白帝

返照

地理

望嶽

黃草

灑頰

樓閣

白帝城最高樓

江陵節度使陽城郡王新樓成王請嚴侍御判官賦七字句

同作

又作此奉衛王

七月一日題終明府水樓兩首

登樓

眺望

野望

亭榭

滕王亭子

果實

題桃樹

舟楫

進艇

橋梁

閣

二首

題鄭縣亭子

野人送朱櫻

城西陂泛舟

陪李七司馬皂江上觀造竹橋即日成往來之人免冬寒入

水即題短作簡李公

燕飲

曲江陪鄭八丈南史飲

鄭駙馬潛曜宴洞中

音樂

吹笛

禽鳥

見王監兵馬使說近山有白黑二鷹羅者久取竟未能得王

以毛骨有異他鷹恐臘後春生鶩飛避暖勁異思秋之

甚眇不可見請子賦二詩

燕子來舟中作

蟲類

見螢火

簡寄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者

奉待嚴大夫

贈獻納起居田舍人澄

奉寄高常侍

奉寄章十侍御時初罷梓州刺史東川留後將復赴朝廷

將赴荆南寄別李劍州弟

奉寄別馬巴州

贈常七贊善

崔評事弟許相迎不到應慮老矣見泥雨怯出必慙佳期

筆戲簡

贈田九判官梁丘

寄常徵君

寄杜位

所思

尋訪

賓至

客至

嚴中丞枉駕見過

嚴公仲夏枉駕草堂兼携酒饌得寒字

王十七侍御掄許携酒至草堂奉寄此詩便請邀高二

五使君同到

酬寄

奉酬嚴公寄題野亭之作

酬郭十五判官受

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

送別

季夏送鄉弟韶陪黃門從封朝謁

音梓州橋亭饒成都寶少尹得涼字

奉送蜀州柏二別駕將中丞命赴江陵起居衛尚書太夫人

因示從弟行軍司馬位

送路六侍御入朝

又送辛員外

送李八秘書赴杜相公幕

送王十五判官扶持還黔中得開字

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戶參軍傷其臨老陷賊之故關為西別

情見干詩

公安送高二少府庄贊

送韓十四江東省親

長沙送李十一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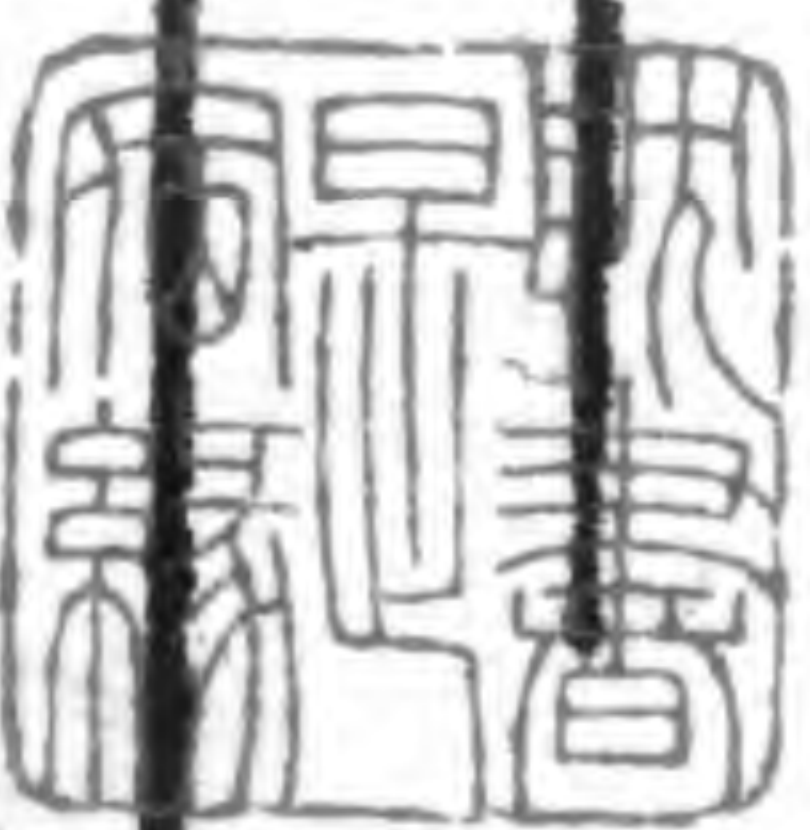
又見尚書之甥崔尚書之子重及鄭監前湖

審

雜賦

示獠奴阿段

虞邵庵分類杜詩註目錄終



虞邵庵分類杜詩註

紀行

恨別

此首一惠格



洛城一別四千里胡騎長驅五六年草木變衰行劍外兵戈阻絕老
 江邊思家步月清宵立憶弟看雲白晝眠聞道河陽近乘勝司徒急
 為破幽燕 註洛城洛陽即河南府胡騎指保山之亂劍外蜀劍
 閣之外河陽即河南洛陽也是年十月司徒李光弼敗史思明
 於河陽幽燕思明窟穴也○公棄官入蜀未得所依故以別為
 恨也言在蜀去洛如此之遠胡人亂華又如此之久當草木搖
 落之時行於劍閣之外遂為兵戈阻隔而老於錦江之邊也思



家之際見月則不寐而立憶弟之際見雲則不坐而眠其立其
卧反晝夜之常所以見其恨別之深也末因聞李光弼之勝而
望其奮銳摧鋒掃穴犁庭則幽燕平而洛城可歸矣

曉發公安數月憇息此縣

北城擊柝復欲罷東方明星亦不遲隣鷄野哭如昨日物色生能能
幾時舟楫眇然自此去江湖遠適無前期出門轉眄已陳迹藥餌扶
吾隨所之

註柝警夜之木今之梆子也此詩起聯對偶而次聯
不對者唐人謂之偷春體然次聯以野哭對隣鷄生能對物色
又為就句對格言其曉發之時城上警夜之兵擊柝又將罷矣
東方啓明之星忽然在天亦不遲矣鷄鳴人哭皆將曉之聲也

如昨日之曉矣日復一日光景迅速宜乎物色生能倏然而變
也今我乘舟眇然一身自此而去江湖之遠亦無定期然此中
回首已為舊遊之地不必眷戀矣但資藥力身健則隨所向而
止焉

述懷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
欲狂白首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
陽向洛陽

註劍外劍閣之外公時避亂在蜀田園在東京薊北
指河南河北○按唐史廣德元年正月甲申史朝義自殺其將李

懷仙以幽州降田承嗣以莫州降○此言以客劍南忽有人傳
官軍收復之事一聞之初悲喜交集故感其亂離而先之以泣
也無悲即喜故隨着妻子已無前日之愁且有可歸之計所以
漫尔卷束詩書不勝其喜而欲狂也無愁有喜故雖白首不覺
放歌又且縱飲且乘此春光可以相伴而還鄉也結句遂言還
鄉道路所經而襄陽洛陽皆其故鄉也即從便下四字見其歸
速之意

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

為人性癖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老去詩篇渾謾興春來花鳥莫
深愁新添水檻供垂釣故着浮槎替入舟焉得思如陶謝手

作與同遊

註陶謂淵明謝謂玄暉靈運惠連輩也○公所居草

堂有水檻謂之新添則水檻初成也公集有水檻詩○此因觀
水勢如海未暇長吟而且短述故追感平生而自謂性癖喜工
詩句造語必欲驚人不然雖死不止也然此壯年之事今則老
矣所作詩篇皆謾興成之春來花鳥不用深愁我之咏汝也第
三聯始言江上之事謂我初作水檻以為垂釣之地不用渡船
特以槎木浮渡以代船亦好奇之意尔今此水勢如海可以凭檻
長吟而我又老不能苦思焉得有人冥思入微善為佳句如陶
謝二子之妙手者使之述我意而作詩與之同遊於此檻必不
但如此之短述而已

撥悶

聞道雲安麴米春繞傾一盞即醺人乘舟取醉非難事下峽消愁定
幾巡長年三老遙憐汝挨舵開頭捷有神已辦青錢防雀值當令美
味入吾唇 註雲安縣名屬夔州麴米春東坡云退之詩曰百年
未滿不得死且可勤買拋青春國史補云酒有郢之富水春烏
程之若下榮陽之士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劔南之燒春杜子美
麴米春裴綽之傳奇記亦有酒名松醪春廼知唐人名酒多以
春則拋青春亦必謂酒名歟長年三老川中呼舟師之名峽中
以篙師為長年舵工為三老挨舵凡欲開船則挨轉舵尾船頭
便開故曰挨舵開頭川人不以準折一色見錢為青錢

為撥悶而終始云雲安之酒必在忠渝將往雲安故言聞其
美酒一酌便醉思欲往飲之以撥悶懷也因言乘舟而往以取
一醉亦易事爾若果下峽而此豈特一醉而已定有幾巡之醉
也遂呼舟師之名言我寔愛汝等挨轉舵梢以開船頭其捷疾
如有神助下峽有何難哉然我非謾言已辦青錢準備雀舟之
直當使麴米春之味入吾唇口也乘舟以下六句皆為假設之
辭而其情亦切矣以此撥悶殆亦談河止渴之類乎○取醉銷
愁四字承接起聯下峽至防雀直皆乘舟非難往之事末句關
上起聯而終一篇也三老對長年開頭對挨舵此就本句對格
也

愁

公自注強戲為吳體

江草日日喚愁生巫峽泠泠壯世情盤渦鷺浴底心性獨樹花發自
分明十年戎馬暗南國異域宿客老孤城渭水秦山得見否民今罷
病虎縱橫

註巫峽在夔州有三峽西陵峽歸鄉峽巫峽見後古
跡詩渭水秦山在關中乃南所居也楚辭云芳草生兮萋萋王
孫遊兮不歸今江上之草日長而公未可歸故云喚愁生巫峽
之水泠然本非有情之物不能為我思歸而少止其流故云非
世情戴林倫詩沅湘日夜東流去不為愁人住少時亦此意也
底心性問鷺之浴有何心性而自得如此自分明言花之開不
干人事無賞心也草喚愁生水無世情鷺浴花開自適其意

四者皆所以感觸公之愁思而其愁之所在則為兵戈十年不
解身老他鄉而未還故鄉之山水焉知此生得見與否况今民
已病而歛不休此亂之所以不息而歸期之所以未卜安得不
重其愁哉前四句愁之端興也後四句愁之實賦也

即事

天畔群山孤草亭江中風浪雨冥冥一雙白魚不受釣三寸黃柑猶
自青多病馬知無日起窮途阮籍幾時醒未聞細柳散金甲腸斷秦
川流濁漚

註長卿司馬長卿相如也蜀人多病消渴疾阮籍晉

人字嗣宗率意獨駕行不由徑車迹所窮輒慟哭而返細柳漢
文帝時匈奴大人邊周亞夫為將軍駐細柳營在長安昆明池

南散金甲言京師未得罷兵戈也方輿云秦川大抵陝西諸州
水多以川名秦州天水郡有秦川亭在清水縣乃秦仲所封地
秦之為號自此始濁涇涇水地志出蜀安定郡涇陽縣西今原
州百泉縣峽頭山也東南至馮翊陽凌縣入渭。言衆山以天
而一草亭在其間江中風雨晦冥之時公自登焉魚不可得柑
不可食其蕭瑟之意可知矣况公之多病如相如窮途如嗣宗
即事傷情尤可知也抑又有大者焉京師戒嚴人情恟恟若濁
涇之流未有清時此其可為斷腸為何如哉又按涇水之流不
經於秦州而上句方言京師戒嚴不應復說秦州不相接續疑
州字乃川字之誤秦中川水之大莫如渭涇今獨言濁涇而不

言清渭以喻時之可見矣此詩前四句即物之事第三聯即
身之事末聯即時之事

峽中覽物

此首與兼比格 泉以為是賦體

曾為稼中趨三輔憶在關詩興多巫峽忽如瞻華岳蜀江猶似見

黃河舟中得病移衾枕山口經春長薛羅形勝有餘風上惡幾時回

首一高歌註三輔小兆扶風馮翊也公曾為華州功曹故曰稼

吏華州即扶風潼州在華州華陰縣公在夔州見巫山之高蜀

江之大曰憶往年華州公曹時以公事趨三輔而在潼關之

內詩興之多者當瞻華岳之高見黃河之大以壯其意致也今乃

觀巫峽造天有類岳故曰如瞻蜀江壯悍有類黃河故曰似

見然在潼關而觀一
華則為遠矣時也今則自舟中得病而遷
居洞口已過一春
羅日長而食就未離豈復有昔時之詩興
哉故謂此江山之
勝雖未減於河華而風土則惡非可以居
不知何時去此却
首而望之
以發長歌也忽如猶似四字照
應曾為憶在四字
一日則憶之潼關之時他日則回首峽中之地

暮歸

霜黃碧梧白鶴樓城上
一折復為帝客子入門月皎皎誰家搗練風
淒淒南渡桂水聞舟楫
歸秦川多鼓鞞年過半百不稱意明日看
雲還杖藜
註震字即桂州臨桂縣漢水一名桂水秦川鼓鞞言
京師尚屯兵防吐蕃也○此蓋公有適事不諧而暮歸故即歸

途之景以及到家

景而起興乃自嘆其愁南渡則無舟楫可

濟欲北歸則故鄉

寧所謂進退難容者也末言五十餘歲而

未得稱意無可往

言且還策杖藜以出看雲而已缺舟楫非

實缺也無雁直之

故不得舟也鶴樓歸途所見也烏啼歸途

所聞也月色入門

見也搗練入門所聞也以耳目之所接如

此而有不稱意之

宜乎深歎進退之窮也然明日復看雲可

謂付之無可奈何

而安之吾命者也

遣悶戲呈路十

曹長曹長亦為補遺同在兩省故稱曹長

江浦雷聲喧昨夜春城
劇乾晚節漸於詩律細

色動微寒黃鸝並坐交愁濕白鷺群飛大
醉家教云酒杯寬惟君寂寞清狂客百遍相

過意未闌

註夜經

鷺鷥高飛故言毛翮

知所出也因自嘆

十九愛人酒後清

意也兩鷺立於樹

愁濕群鷺回翔振

懷古

詠懷古跡五首

此首結上生下格而起句微異

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

南天地間三峽接臺淹日月五溪衣服共
客哀時且未還庚信平生取蕭瑟暮年詩

賦動江關

註三峽

陵峽歸鄉峽巫峽也盛弘之荊州記三

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略無漸處重君疊嶂隱天蔽日非亭午

午夜不得見日月夏水襄陵則朝發白帝莫至江陵其間千二

百里雖奔馬馳風不為疾也五溪漢書武陵蠻夷謂雉溪楠溪

酉溪沅溪辰溪也在今湖廣辰州界衣服言其異制也羯胡謂

祿山詞客公自謂也周書庚信字季山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

之思乃作哀江南之賦以致其思中有云壯士不還寒風蕭瑟

此篇公先詠已所至之地未及庚信乃詠古跡也支離字不必

引莊子支離疏之註公之意蓋言山東河北兵戈初起之際我

嘗陷於賊中奔走流離以自免矣復漂泊於西蜀巴南天地之

田雨旦日微寒兩鷺棲枝故愁宿雨之濕群
之乾此四句言阻雨之時景所以悶坐而不
其老來詩法愈工而忘形之交則甚少惟路
狂之態雖數數訪之飲我以醉而無厭倦之
堅凝不動若並坐然皆不鳴不飛故云交
其於其中若戲劇然故云大劇乾言其甚喜也

間但見巫峽之高峻足以遮蔽日月而五溪蠻夷之俗近接於
雲山地險俗惡如此我乃漂泊其間因追究東北之亂始於祿
山言此羯胡事君之節終不可仗而負明皇之恩至此使我哀
時至于今日猶且未得還鄉也未以庾信自比謂甚哀江南之
賦名重于時今公亦以詩賦得名而蕭瑟遲暮之懷亦可慨矣
次聯接第二句二聯照應第一句結引事自比以終支離漂泊
之意庾信字亦與詞客字相粘

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悵望千秋一洒淚蕭條異代不
同時江山故宅空文藻雲雨荒臺豈夢思最是楚宮俱泯滅舟人指
點到今疑 註此首物句格宋玉九辨云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

兮草木搖落而變衰宋玉在荊州庾信因侯景之亂自建康
遁歸江陵居宋玉宅庾信哀江南賦云誅茅宋玉之宅是也歸
州亦有宋玉宅雲雨荒臺空為楚王賦陽臺托興以言也今
夔州巫峽十二峰下有神女廟按宋玉高唐神女賦序楚襄王
與宋玉遊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玉曰昔先王嘗遊高唐怠而
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為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
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山之阻朝為行
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襄王使宋玉賦之其夜王夢
與神女遇宋玉屈原弟子也。此詩因有宋玉之宅而專詠宋
玉故始終詠其本事九辨悲秋玉蓋為傷屈原而作故云言深

知其堙落之悲也風流以其標格言儒雅以其文學言亦吾師者言其風流儒雅亦可以効慕而已非道德之師也惟深知其悲故千年之後尚為嘆且泣惟其亦吾之師故憫其蕭條而情其生不同時也故宅荒臺又指其蕭條之實跡言江山之間惟存故宅然空有文章可見而其人遠矣陽臺之雲雨豈復有賦其夢思哉又因雲雨之句遂以其事結之謂楚王行宮今已影滅跡絕而舟人過巫山之下指點其事至今疑雲雨果神女之所為也唐人詩云一自高唐賦成後楚天雲雨盡堪疑意近似之

群山萬壑赴荆門生長明妃尚有村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冢向

黃昏畫圖省識春風面環珮空歸月夜魂千歲琵琶作胡語分明然恨曲中論

註此首中聯牙鎖格歸州有昭君村按歸州有圖經

云王嬙字昭君南郡秭歸人待詔掖庭漢元帝後宮頗多不得

常幸乃使圖畫其形按圖詔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

五萬昭君自恃其貌獨不與反惡其形及單于來朝選宮人配

之昭君以圖當行及入辭光彩射人竦動左右帝欲留而名字

已去臣下曰恐失信外國帝深惜之不及復留昭君在路馬上

彈琵琶以寄其恨帝乃按窮軼畫工毛延壽等乘市後昭君死

墓胡中地多白草惟昭君塚獨青草故曰青塚晉石崇字季倫

作明君辭本昭君避文帝諱遂改今曰明妃從此江淹恨賦明

死去時仰天大息紫臺稱遠關山無極呂延濟曰紫臺宮名琵琶不知所起長三尺五寸空之地人與五行也四絃象四時也本胡中馬上所鼓之樂蔡琰十八拍云琵琶本自出胡中緣琴翻出音律同。此詩亦因有昭君村而專詠昭君也言群山萬壑之間尚有明妃生長之行其人則去漢而適胡遠別紫臺居朔漠又已死矣獨留青塚於胡地向黃昏猶云夜泉宜漠之鄉也惟其去紫臺故春風面不可見記而識之者圖畫之容耳惟其獨留青塚故環珮之歸空有月下之英靈耳畫圖不必是毛延壽所畫蓋言後世畫工之所傳也春風面治容之謂未聯以其本事結之亦見其思之無窮也琵琶釋名推手向前曰琵琶以寄其恨至本傳之謂之昭君怨

却手向後曰琵琶因以為名昭君初適匈奴在路愁怨馬上彈琵琶以寄其恨至本傳之謂之昭君怨

蜀三峽吳華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翠華想像空山裏玉殿虛無野寺中古廟杉松葉水鶴歲時沈臘走村翁武侯祠屋長隣近一體君臣祭祀同 註此首節節生意格獨先主劉備以孫權襲關羽之故東征三吳為吳將陸遜所破 歸乃棄船步道歸魚復縣後改縣為永安後遂卒於永安宮在奉節縣諸葛亮受遺詔處縣有先主廟武侯祠後封為感烈武靈仁濟玉水經云永安宮在魚復縣東之南鄉峽其間平地可二十餘里江山迥闊入峽所無魚復縣即奉節縣在夔州成都亦有先主廟武侯祠崇慶

州亦有先主廟在晉原縣西二里。公自註山有卧龍寺先主祠在焉又曰殿今毀為寺廟在宮東。此詩最見杜公尊昭烈之義天子所寓曰幸天子之殂曰朋乘輿之蓋曰翠華其尊昭烈為正統若春秋之筆焉首稱蜀主因舊號耳後篇又言漢祚其帝蜀亦可見矣詩言蜀主漢吳而至三峽又崩於永安所以此地有廟祀也然永安既為寺而當時之翠華不可見惟於空山想像而已當時所御之玉殿亦虛無渺漠於野寺之中矣廟在寺傍第三聯遂言廟祀之事杉松而巢水鶴言廟之古也伏臘而走村翁言祭之勤也結以武侯之祀祭又以見其君臣際會之盛至今人思慕之有不忘也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三分割擬紆籌策萬古雲臺一羽毛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矢蕭曹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勞

註此首抑揚格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湯聘之為左相

呂望姓姜字子牙釣於磻溪之慈泉釣得玉璜其刻文曰周受命呂佐周文王出獵與之相遇於渭水之陽曰吾太公望子久矣號曰太公望載之歸立為師封於呂故曰呂尚又曰尚父漢蕭何與曹參同佐高祖定天下後相繼為相。此詩極贊諸葛公言其大名充乎上天下地之宇貫乎往古來今之宙乃漢昭烈開國之宗臣其道像貌堂堂使人仰其清高而生肅敬之心也因言何以如此蓋其籌策當時之天下曹操不可與爭鋒孫

權可援而不可圖惟可跨有荆益保岩阻以待其變則三分鼎
立之計可謂委函而費心思矣且此籌策無以復加獨見之超
出萬古之上如雲霄之間見一羽毛無與之為儔匹也不特此
耳向使武侯居可為之時其王佐之才直可與伊尹呂望為兄
弟行輩豈特如陳壽所謂管蕭之亞哉若三分之籌策盡如當
時所謂荊州之軍向宛洛益州之衆出秦川遂定天下恢復漢
業則蕭曹之功必為所掩而人不論矣未乃言惜乎天運已移
漢祚難復故後出師表亦決志於死而後已竟食少事煩死於
渭濱可勝嘆哉

蜀相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
好音三顧頻繁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
雄淚滿襟 註諸葛亮廟在成都城西南方輿勝覽云在府西北

二里亮家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隆中本傳亮躬
耕隴畝好為梁甫吟劉先主屯新野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
卧龍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三往乃見先主建
安二十五年即亮為丞相錄尚書事後先主於永安宮
疾篤召亮囑曰可輔則輔之如其不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
亮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

此駐漢中臨發上表十二年春亮率大眾由斜谷出作木牛流

馬運糧據武功五六之與魏司馬懿對壘於渭南相持百餘日

是年亮疾篤卒於軍中武侯手所植錦官城成都府城名

錦江錦工織錦濯於中錦乃鮮明故曰錦江此詩公初至成

都訪諸葛廟而賦之一起句問祠堂在何處可尋接句答在城

外古柏陰森之處是也次聯詠祠堂之景映塔至好音正詠武

侯廟而託意在其中又自春色空好音幽閒之地少人經過也

因睹此景追感當時先主來顧草廬至再至三如是頻繁者屈

已求賢以為恢復天下之計也武侯既出遂以討賊興復為已

任開基濟業歷事兩朝其言三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

以死老臣忠君之心也先主之志若此之大武侯之心若此其

忠惜乎渭濱之師司馬懿怯戰自息可故未見大捷而武侯死矣

乃千載之遺恨所以長使英雄之工思之而泣也前四句詠祠

堂之事後四句詠武侯將相之事

將相 諸將五首 此首歸題如

漢朝陵墓對南山胡虜千秋尚入關昨日玉魚家苑地早時金盃出

人間見愁汗馬西戎逼曾聞朱旗北斗明多少材官守涇渭將軍且

莫破愁顏 註南山終南山也玉魚王宗雜記長安大明宮宣政

殿初就每夜見數十騎將往其間王宗使巫劉明奴王湛然問

其所由鬼云我身是漢樊王太子不葬於此明奴等曰按漢書

戊與七國反以死無後焉得有子茲於此鬼曰我當時入朝以
路遠不從坐後病死天子於此葬我公今在殿東北入地文餘我
死時天子歛我玉魚一雙今猶未紅必以此相送勿見奪也明
奴奏聞有勅改葬死外及發掘玉名心死然見在惟亦隨息金蓋
當作玉蓋恐避玉魚故作金南史云焜傳焜字初明為魏所虜
嘗獨行經漢武通天墓為表奏之曰焜以焜為表意略曰甲帳珠
簾一朝零落茂陵金蓋逐出人間且安焜焜城涇渭二水名
涇水出安定郡涇陽縣西東南至涇州陽陽縣入渭水至京兆
合渭水涇濁渭清合流三百里清濁不雜材官漢書杜巨款張指
衆武臣也漢光武建武七年罷郡國置縣材官復還民伍。此詩

前四篇皆責諸將而各有所指之事末篇獨美嚴武亦取彼而
扣此之義也首篇因關中陵墓為胡人所掘責諸將當謹備
蕃也言漢朝天子之陵大臣之墓相對於南山而壘謂有千年
之固矣誰料祿山之反胡虜尚能入關而發此陵墓乎如昨日
玉魚猶覆苑地今朝食時已見陵中金蓋出在人間蓋一夕為
胡人所發其禍慘矣遂責諸將曰戎見汝方悲用兵之勞不勝
吐蕃之逼而戒嚴然汝亦嘗樹柵於此斗城中以守安閑之富
貴今日始勞向用愁乎然雖不用愁亦不可不戒復警之曰涇
渭之上屯兵備戎其數不少將軍且其憂類以私取樂倘
材官失守吐蕃入關復有發塚之慘其責之辭可謂峻而切

矣

韓公本意築三城擬絕天驕後漢旌豈謂盡須回紇馬翻然遠救朔方兵胡來未覺潼關隘龍起猶聞晉水清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昇平

註此首結上生下格三城景龍間韓國公張仁愿於河北築三受降城三壘相距四百里其北皆大磧置烽火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天驕前漢匈奴傳自稱為天之驕子回紇匈奴之種也至德元年郭子儀以朔方安西回紇等兵討安慶緒其後回紇恃功侵擾中國潼關在華州之華陰縣哥舒翰失守敗績龍起指肅宗即位於靈武晉水河北乃安史所起之地今肅宗即位而河北復清也。此詩因回紇恃功侵

擾中國而責諸將不能任君之憂也言昔者朔方 總管張仁愿築三受降城其本意為突厥默啜強暴乃築此城奪據其地擬遠絕天驕不使其後漢之旌旗也以匈奴稱突厥以漢言唐借用事尔豈料今日仍藉回紇之兵以贖朔方節度使乎因言回紇之兵來京師潼關為之隘狹若有無中國之意幸尔肅宗起於靈武中國猶有主也然雖有主而無竭力致命之臣故曰獨使至尊自憂社稷不知諸將以何事報答昇平之時寵貴之恩乎平時以武將而荷君恩亂世則聽天子獨憂其可責也深矣

洛陽宮殿化為烽休道秦關百二重滄海未全歸禹貢劍門何處覓

堯封朝廷衰職誰能補天下軍儲不自供稍喜臨邊王相國肯銷金
甲事春農 註此首歌緒意格洛陽河南府也秦關百二漢紀秦

得百二焉註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入滄海指山東
薊門言河北相國謂王縉也由侍中拜河南副元帥又拜盧龍
節度使堯封方輿勝覽云武王克商封堯後於薊秦職詩大雅
云襄職有缺惟仲山甫補之此詩責諸將擁兵冗食不能屯田
以紓國用也言東都向者為祿山所破宮殿已灰燼長安為祿
山所陷秦關之險更無論矣東方州鎮尚有逆節則禹之貢賦
未全歸安史餘黨猶據鄴城則堯之封疆何處可覓此征伐之
所以未休息也然立國用兵皆以足食為本因責諸將曰補交

者宰相之任也今將軍加官皆專內任則干預衰職者多矣然
宰相制國用而天下軍旅無有自給糧餉之理當思所以足食
之方惟盧江節度王縉之臨邊也稍為可喜且肯息兵屯種銷
兵器為農具庶幾不忝宰相之名而知本矣諸將可不視以為
法乎

回首扶桑銅柱標宜宜氛祲未全銷越裳翡翠無消息南海明珠久
窳家殊錫曾為六司馬捲戎皆插侍中貂炎風朔雪天王地只在忠
良翊聖朝 註此首前多後少格扶桑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之中

樹長數十丈周千餘圍兩樹同根更相倚仗故曰扶桑銅柱後
漢馬援傳光武拜援為伏波將軍南征交趾立銅柱為漢之極

界越裳後漢南蠻傳交趾之南有越裳國周公相成王越裳三
象重譯而獻白雉翡翠異物志翡翠鳥形似燕翡翠赤而翠青其
羽可為飾南海明珠後漢賈琮傳交趾多玳瑁產明璣翠羽犀象
玳瑁異香美木之屬大司馬東晉石勒侵阜陵詔加王導大司馬
假以黃鉞出討之帝親餞于郊此殊錫也侍中貂後漢輿服志
侍中冠武弁大冠加金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謂之惠文冠天
王春秋周稱天王。此詩因嶺南未平諸將付之度外責其虛
在高位而不為忠良之臣也嶺南自明王時南詔之收繼以中
原之擾必多有未平之地代宗時呂太一為宦南市舶使逐判
史張休而反故交趾珠崖之貢不來也越裳比交趾應銅柱而

言南海指珠崖應扶桑而言扶桑雖在日出處然揔之不離江
中言回望扶桑銅柱尚為妖氛所蔽而南番之貢玳瑁以絕則聖
朝之輿圖有缺矣諸將平日受加官之異賜亦有曾為大司馬
者其揔兵于外也又皆帶兩任而挿侍中之貂然徒尔叨冒殊
恩而已因復嘆曰普天率土皆天子之地今嶺南未平翊戴聖
朝以圖收復者只在忠良之臣而不在汝等徒於位望之臣彼
之辭也不言南望扶桑銅柱而言回首見杜公之在蜀中常
北面京闕故必回首而後見也炎風朔雪猶云炎海冰天以極
南極北而言也

錦江春色逐人來巫峽清秋萬壑哀正憶注時嚴僕射共道中使望

鄉臺主因前後三持節軍令分明數舉於西蜀地形天下險要危須
仗出群材 註此首先開後合格又名今言開合格錦江濯錦江

又曰浣花溪也方輿勝覽云成都錦江橋之水濯錦則鮮明巫
峽見前蜀相詩註望鄉臺在成都之北南為三秀所築嚴武鎮
蜀辟甫為參謀時甫隨武登此臺以迎中使武三持節兩為節
度鎮蜀一為刺史綿州永泰元年四月甫為參謀詩專美嚴武安
西蜀非中朝諸將之比而今又往矣足可感也公其年冬去成
都故云春色逐人來秋在峽故以巫峽清秋續上句因萬壑秋
聲之哀而追念往時正依嚴公之幕居成都亦嘗共迎中使可
謂親密遂言武受君恩二持刺史之節兩持蕃鎮之節前後三

至蜀中而其軍政明前故得餘閑累有稱觴之樂其親密亦已
久矣然今之亡不可見之末乃嘆曰西蜀地形之險天下更無
有此得其人鎮之則安不得其人則危須仗出群之材如武者
鎮之而後可公八哀詩云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輕亦此意也

宮殿

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

五夜漏聲催曉箭九重春

已醉仙桃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

雀高朝罷香煙撲滿袖詩

以珠玉在揮毫欲知世掌絲綸美池上于

今有鳳毛

註五夜漢

地以來名夜有五起於甲止於戌故曰五

夜箭漏箭也師古曰

甲中傳箭以直更九重天子之門九重仙

桃漢武時有青鳥
降是日王母至以
上雉尾也絲綸禮
毛宋書謝鳳子
奏之帝大嗟賞謂
為中書舍人掌制
譔冊既進彙帝曰
之兩朝盛典出婦
催曉乃昧爽之初
桃而有醉色亦見

於承華殿前上問東方朔朔曰西王母必
七枚母自取二枚五枚與帝龍蛇動旌旗
緇衣篇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池鳳池也鳳
有文辭補新安王常侍王母卒超宗作誄
莊曰超宗殊有鳳毛賈至父曾開元間官
至從玄宗幸蜀為中書舍人帝傳位至當
先帝誥命乃父為之辭今茲冊命又亦為
父子可謂繼美矣此詩首言五更之漏聲
子視朝時也其時南面氣滿容如食仙
顏之有喜也少焉天色正明則見旌旗之

影燕雀之飛惟日暖故旌旗動惟風細故燕雀高也已上四句自
相接續第五句言退朝之事結上王下第六句言賈至有詩送
末聯言至父子繼美之盛以見此句和賈至而作初聯早朝之
事次聯大明宮之景三聯退朝有詩而兩句就美其詩結聯即
合人之事而歸美之也

宣
宣
宣

此
此
此

天門日射黃金榜春殿晴曛赤羽旗宮中微微承委佩爐煙細細駐
游絲雲近蓬萊常五色雪殘鳩鵲亦多時侍臣緩步歸青瑱退食後
容出每遲 註天門天子之門也赤羽旗以赤鳥羽為旗也委佩

曲禮主佩垂則臣佩委蓬萊宮名曰大明宮也鳩鵲漢有鳩鵲

觀在甘泉宮蓋借此比當時之禁地也青瑣謂省門也以青畫
省門戶邊鏤中首句言殿門之上六句言殿門之下三句言廷
中四句言殿上蓬萊宮在前天子正一朝故常有五色雲氣鸚鵡
觀在宮林因日出春晴故久矣雲出通前六句皆賦宣政殿會
朝之時所見第七句方言退朝歸坐第八句方言晚出歸家而
全題三且矣

紫宸殿退朝口號

唐內正殿

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香醞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泚
景移唐朝殿多種花柳故云書漏稀聞高閣報天顏有喜近臣知宮
中每出歸東省會送鸞龍佳鳳池

註昭容正三品係九嬪唐

天子坐朝宮人引至殿上後天祐開罷引只今小黃門祇候引
從宮人不得出內東省唐制左拾遺諫門下省在宣政殿東故
曰東省時公為左拾遺鸞龍舞二臣名鳳池蓋晉人以中書擬
瘡比天上鳳凰池公為拾遺在三省臣僚之末入朝紫宸廷中
望見天子將出之時戶外二宮人引導御輦升殿故云雙瞻御
座言其面內而前行也此時御爐焚香因風轉而飄滿殿上羣
臣班列廷中因在化下而見日影之移紫宸內倚畫漏時刻必
待外廷高閣之報政稀聞拾遺低僚不得密侍故天顏有喜惟
近臣得知及其退朝則省臣中書為尊故自紫宸退出左省必
與三省羣僚會送丞相至中書而後分散也前六句言入朝之

景與事結句方言退朝之事與前篇同體

省字

題省中壁

掖垣竹埤梧十尋洞門。到雪常陰陰落花游。白鳥靜鳴鳩乳燕青
春深腐儒衰晚謬通籍。退食遲回遠寸心。衣冠不似山僧無一字補許身媿
比雙南金。註掖乃白中左右掖門也。唐書皆墻高曰垣低曰埤
謂垣之竹埤之梧長十尋也。衮職詩大雅云衮職有闕惟仲山
甫補之南金古詩天人贈我綠綺琴何以報之雙南金竹埤掖
垣之上編竹為儲。皆若城上之睥睨也。西北地寒二三月常雪
其積陰之處春夏未消自與落花乳燕不相妨也。唐宮中種花

柳故有次聯之景二句富。牌泥成前四句詠左掖之景後四句
自詠也。老得一官思款報。效而旅進旅退所以遲回出院者不
遂其宿心也。公之報効在於切諫而君政缺無一字表跡平日
自比之重本果何如所以細之也。蓋有所諷而言故題壁以警
同列耳

宿府

此首可句見題格

清秋幕府井梧寒。獨宿江城蠟炬殘。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
誰看。風塵荏苒青書絕。關塞蕭條行路難。已忍伶俜十年事。強移棲
息一枝安。註公且宿之夕賦此述懷言府中深邃故清秋夜氣
已寒獨宿不寐見蠟炬之殘角聲夜靜愈悲若人欲自語而淒

切月色當空雖好中夜則無人看玩此時此景得無悵然乎故
言兵戈侵尋不已鄉書斷絕欲歸則關塞路逢人煙蕭索不易
行也自華州棄官已忍伶俚獨行十年矣而猶未歸所以勉強
參謀幕府如鶴鶴且就一枝之安而已安能靜靜久居此乎第
一聯雄壯工緻當時夜深無寐獨宿之情宛然可見

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

幕府秋風日夜清淡雲疎雨過高城葉心未實堪時落塔面青苔
自生復有樓臺街暮景不勞鐘鼓報新晴浣花溪裏花饒笑肯信吾
兼吏隱名 註浣花溪公所居之處吏隱汝南先賢傳鄭欽吏隱
於蟻陂之陽。此詩亦直言府中未出而作也雲薄雨疎故易

散而晚晴實堪時落果已熟而又經雨也蒼先自生院中皆潤
長苔不因雨而苔自生也樓臺獨高夕陽倒影射之若相銜然
平時院深不辨天色唯聽鐘鼓聲耳則明日之晴可如今既見
街暮景則不必鍾鼓之報矣又言浣溪之花多若笑人應笑我
不得出院而玩晴景然我雖在官不減隱逸之興雖為吏猶在
山林也然豈物情所能察乎故不能不懷歸舍也前六句賦院
中晚晴結二句懷西郭茅舍

居室

堂成

背郭堂成蔭白茅綠江路熟俯清郊
檉林礙日吟風蕙龍竹和煙滴

露梢斲止飛鳥將數千頻來語燕定新巢傍人錯認楊雄宅懶惰無
心作解嘲 註橙不夢弼曰蜀中記玉壘以東多橙木易成而可

新美蔭而不害然余嘗歷考韻書無橙字詢之蜀人相傳以兵
宜切荆公絕句與移字同押則兵宜切為是矣楊雄字子雲蜀
郡成都人有田一成有宅一區世世以農桑為業哀帝時丁傅
董賢用事雄謂經莫大於易乃草太玄以自守泊如也或謂雄
以玄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背郭言浣花溪在成都城外也
蔭白茅以茅覆屋故曰草堂也路熟者公以寓寺中而多遊城
中也次聯言堂所有竹樹亦郭外溪頭之物色也飛鳥語燕皆
因此地新有草堂而來然鳥將雛故暫止而已燕定巢故頻來

不已也末以子雲自比用其事而反其辭者翻按法也則語不
腐而意新凡用故事當以此為法可謂化臭腐為神奇也木吟
風竹滴露鳥止燕來則一堂之成非惟人得其止而物亦各遂
其性也

卜居

浣花溪水水西頭主人為卜林塘幽已知出郭少塵事更有澄江消
客愁無數蜻蜓飛上下一雙鷺瀟瀟對沉浮東行萬里堪乘興須向山
陰上小舟 註浣花溪一名錦江在成都西郭外禹犀浦縣主人
指裴昂公到成都之口劍南節度使昂為公卜成都西郭浣
花溪竹草堂居之萬里蜀有万里橋在浣花溪之東昔孔明

送其使者至此曰萬里之行從此始矣因是得名山陰晉王子猷居山陰雪夜因詠招隱詩忽憶戴安道雪道時在剡溪即乘興棹舟經宿而至造門而返或問之對曰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安道也山陰縣志在紹興府前四句一之忌敘事故次聯對萬不拘然若大成讀之疑如也城郭之開入事煩雜卜居江上挹其清漉其流既盡塵事入竟塵襟所以可消公之愁也第三聯言蟲鳥之微亦相得而自適則公之適意又可知矣然未肯留連景物而已又將東游萬里尋訪子猷訪戴之地而慕其所為也然則公豈懷居者乎又按裴君方為卜居而公即想東行見裴公非知己也則待公有未至者厥後嚴武鎮蜀而公而

歸草堂蓋可見情誼之厚薄矣澄江一句應浣花溪水西頭一句第五句第六句應林塘幽一句

狂夫

此首歸題格

萬里橋西一草堂有花潭水即滄浪風含翠筱清消淨雨霽紅渠冉冉香厚祿故人書斷絕恒飢稚子色淒涼次韻裴君詩狂夫笑狂夫老更狂

註萬里橋見前卜居詩次韻裴君詩狂夫笑狂夫老更狂

浣花溪地名百花潭上。此詩次韻裴君詩起興作詩成用末句狂夫二字為題非正賦狂夫也。狂夫字近百花潭可以濯我之纓與足是即滄浪之水也。裴君詩見前。裴君居則可安矣。然又必有所養也。故謂裴君之居則可安矣。

則不念我之貧矣稚子可待無膏食而有飢色則不
盡父母之道友不能結好不能忘
至於一身亦將轉乎清
窟蓋由踈官放曠之所致也踈官放曠宜乎人以狂夫目我然
我豈為貧困而改其素態乎故笑其老而更狂也然則狂而直
公可謂古之狂也歟故又按公卽困苦此則裝兒待公之薄可
見矣

野老

野老籬前江岸廻柴門不正逐江開漁人網集澄潭下賈客船隨處
照來長路關心悲劍閣片雲何意傍琴臺王師未報收東郡城闕秋
生畫角哀

註澄潭卽百花潭劍閣壁之蕭何窮地之險極天之

峻卽棧道也在綿谷縣縣司馬相如與文君貴酒處王疊記
云在浣花溪北東郡今涪州也城闕至德二年成都為南京公
自註得稱城闕也。此詩亦以草堂起興而已傷時也江岸迂
廻故不正柴門瞰岸開故亦不正也漁網客船江上所有因柴
門向江而見也然公豈安此柴門之居而玩漁賈之事乎故言
自長安入蜀其途之遠常關我心而劍閣之險為可悲也我身
如片雲之浮亦何意近此琴臺言無慕相如之心但路遠不得
歸耳况今王師未息城闕之上畫角聲哀則北方亦未可歸也

江村

此首疊字格

清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來堂上燕相親相近水

中鷗老妻盡紙為棋局稚子戲針作釣釣多病所須惟藥物微軀此
外更何求 註清江指浣花溪也此詩亦賦草堂之景也前六句

皆以江村對言而不失事事幽之意第三句第五句屬村之事
第四句第六句屬江之事餘聯事物之幽雙聯人事之幽燕之
自去自來見物之並育也鷗之相親相近見公之忘機也妻子
競為嬉戲之具而各適其適見公之俯足以畜妻子老安少懷
也尾聯自言得樂處病之外更無他求見公之不欲無營有以
稱此江村之幽意也

赤甲

卜居赤甲遷居新雨見

小春炙背可以戲天子美芹由來

野人荊州鄭薛寄書近蜀客却來此我隣笑接郎中評事飲病從深
酌道吾真 註赤甲山名其山高六不生草木土皆赤色人望之

如袒甲故謂之赤甲赤甲曰益醒佳塘峽口二山方輿勝覽云在

夔州巫山縣東炙背戲芹列子楊朱篇末國有田叟常衣緇屨

拂扶甫云二切余實也

僅以禦冬 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綿

纊狐貉顧謂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將以戲吾君將有重賞

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茂菽甘泉坐芹泮子者對鄉豪稱

之鄉豪取而食之菘於口慍於腹眾西而怨之其人大慚若此

類也鄭審薛據却昂岑公之故借也評事必崔評事也郎中
次考公在夔峽之間新定所居即不心芹曝之戲可謂愛君之

切也愛君之誠方見而懷友之情繼之近者可寄書遠者不得
親惟郎中評事二人者得以接飲故雖抱病亦從其滿地勉為
酌之所以道吾真情也君臣朋友皆以義合而公於遷居之樂
不獨樂焉其於天倫亦宜矣

簡吳郎司法

有客乘舸自忠州遣騎安置灤西頭古堂本買藉踈豁借汝遷居停
宴游雲石焚焚高葉曉江風颯颯亂帆秋却為媼媪過逢地許坐層
軒數散愁

註客謂吳郎司法公時移居東屯以灤西草堂借吳
司法居之灤水名夔有湖水橫通山谷間市人謂之灤居人分
其在右謂之灤東灤西其婿之父為媼媪謂兩婿相謂曰媪

此詩首尾言借居之事謂吳郎自忠州而來我迎至灤西草堂
居之因言我初買此舊宅以共寬朗可藉以踈豁我之胸襟今
則借吳郎自忠州遷來停居而宴遊也頓聯賦草堂之秋景未
言已來相訪却視為吳郎之家而作親眷相見之地但許我坐
於軒外頻來散愁而已室堂之舍大則未許直入也然亦相謂之
辭尔

又呈吳郎

堂前撲棗任西隣無食無兒一婦人不為困窮寧有此紙緣恐懼轉
須親即防遠客雖多事使插踈籬却甚其已訴徵求貧到骨正思戎
馬淚盈巾

註此詩因公堂前有棗樹婦取以為食及吳郎來居

則此婦不敢至而吳郎又編籬以斷其往來故公賦此以囑吳
郎也謂我堂前之棗向來一任西隣官及婦撲取者以其無子奉
養須棗以給食也苟非困窮所迫此婦寧有此事乎只為本婦
深懷畏怯則轉須親暱使得安心而取棗也今此婦因吳郎遠
客而恐其見阻不來撲棗雖為多事不必如此今吳郎使編籬
以別嫌疑則其意甚真亦非托辭也此句雖徇吳郎之意而言
然其真不必如此也故尾聯謂此婦前日已曾告訴不免猶有官
府徵求貧已極矣我因其意正思天下丘父若此之窮困者甚
衆為之墮淚雖然兼濟而不可得况此一婦可不任其取棗乎
勉吳郎再容其來也此篇見公之則隱仁惠鰥寡使在位者

而行之即治岐之政也

題人屋壁

栢學士茅屋

碧山學士焚銀魚白馬却表身岩居古人已用三冬足年少今聞萬
卷餘晴雲滿戶團領蓋秋水浮階溜決渠富貴必從勤苦得男兒須
讀五車書 註碧山學士張褒梁天監中不供學士職御史彈劾
之褒曰碧山不負吾乃焚章長笑而去三冬足東方朔傳臣年
十三學三冬文史足用五車莊子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學士棄
官退居茅屋其年方少而進學不已可謂貴而能勤不以人爵
棄天爵者也雲當戶而團聚其狀如傾車蓋水浮階而溜成新

決之渠傾蓋是比雲決渠是實事此縣茅屋之景亦可見李士
之能處幽寂也結句因學士而勉衆人力學言已貴者猶開萬
卷况欲求富貴者可不讀五車書乎

崔氏東山草堂

疑即藍田崔氏

愛汝玉山草堂靜高秋爽氣相鮮新有時自發鍾磬響落日更見漁
樵人盤剝白鷗谷口粟飯煮青泥坊底芹向為西莊王給事柴門空
閉鎖松筠

註白鷗谷青泥坊長安志藍田縣東有白鷗谷有翠
微寺谷口出粟又縣東南有青泥坊魏置青泥軍王給事王維
也晚年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輞川維嘗作輞川圖傳於世在
氏不詳何人東山必其別業也自發鍾磬非指寺觀塔廟之鍾

磬蓋草堂必貯古彝器及古樂器之類故有編鍾石磬在堂中
而崔君時擊之以聽其古音也前六句賦崔氏草堂結句乃及
王給事西莊者言給事在於朝而閉門不納賓客故不加東山
草堂之可愛抑彼所以揚此也

宗族

舍弟觀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

汝迎妻子遠荆州消息真傳解我憂鴻雁影來連峽內鶺鴒飛急到
沙頭峽關險路今虛遠禹鑿雲臺江正穩流朱紱即當隨綵鷁青春不
假報黃牛
三荆州江陵府也峽內巫峽之內鶺鴒水鳥行則首
尾動擬詩宗棟鶺鴒在原兄弟急難沙頭地名在江陵方輿云

秦二世時沛公自武關入秦遣兵拒峽關峽關在峽內上洛北
藍田南武關西禹鑿鄠漢江賦巴東之峽夏禹所鑿鉞也金
章紫綬綠鷁江東八畫鷁於船頭以驚水族鷁水鳥名黃牛荆
州託宜都西陵峽中蒼山生山見送歸十四江東省觀詩註遠
行音問多虛況兵戈之際尤易妄傳今觀迎妻子既至江陵則
所傳直美始解前日虛傳之憂也鷁鷁之飛有先後之序夫一
鷁則缺其行是則有兄弟之論者矣鷁鷁之飛則鳴行則搖有
急難相應之意故以二鳥為兄弟之比影連峽內言兄弟相近
也飛到沙頭言觀達江陵也峽關之路險而且遠今觀自藍田
道經其地而至此則亦不覺其遠矣峽江夏秋多險發寒水落

則其流正穩可以乘舟出峽下江陵矣未乃言盛服乘舟即往
相見新年不必乃弟遣報平安於峽中也大曆三年正月公果
出峽

馬度秦山雪正深比來肌骨苦寒侵他鄉就我生春色故國移居
客心歡劇提携如意舞喜多行坐曰頭吟巡簷索共梅花笑吟盡
枝半不禁 註王戎作如意舞起點追念乃弟來自藍田之時雪

寒勞苦徑來他鄉與我相就使一家有聚會之樂故云生春色
藍田杜曲同在三輔之內是為故國人弟去彼而移家就此兄
弟之情厚矣故云見客心後四句極言懽愛之狀起舞長吟猶
以為未足復索梅花共笑而梅乃初發尚不禁冷豈是其春色反

不如我生春色笑白頭吟不必本出處公特借用言其是而吟也

庾信羅含俱有宅春來秋去作誰家短牆若在從感空喬木如存可

假花卜築應同將謝經為園須以邵平瓜此詩公注消滴弟勸兄

酬何怨嗟 註庾信居宋玉故宅字子雲為文綺麗羅

含字君章晉公夢吞五色鳥藻思之為詩溫別駕以解會喧

擾於江陵城西三里小洲上立茅屋而居布衣蔬食晏如也蔣

詡字元卿舍前竹下開三徑惟裴仲羊從之遊為宛州刺史及

王莽居攝以病免歸田里邵平故秦東陵侯秦亡為布衣種瓜

長安城東瓜有五色甚美 註謂之東陵瓜又曰青門瓜此詩公

因觀至江陵欲謀同居故寄立口問江陵有元賢之宅今已年

深知傷何人但得短牆猶在雖殘草亦任其荒蕪喬木猶存雖

無花猶可求假又言三子之居若不可得而別謀其所則象居宜

有開徑之地藝蔬當有種瓜之區果得如將詡邵平則同居甚

樂我近年因病止酒統開消滴然兄弟酬勸雖多飲妨病亦無

所恨也但深以得遂同居為快耳

隱逸

潭山人隱居

南極老人自有星北山移文誰勒銘微君已去獨松菊長空無光留

戶庭予見亂離不得已子知出處必須經卓犖焉帶傾覆長望秋

天虛翠屏 註老人星一云南極在井鬼之中乃南方之星也北

山移文齊周顒字彥倫汝南人隱居後出為海鹽令改年過

此山孔稚圭德璋假山神作文以詠之號比山移文徵君漢魏

以來起隱士名之曰徵君駟馬一車之馬也漢四皓歌曰高車

駟馬其憂甚大此山人已亡公過其居感而賦之也言南極

自有老人星而山人獨不得其壽此山移文為周顒隱操不終

而作今山人始終居隱則誰與勸勉大次聯即隱居而言謂其

已死獨存松菊林壑黯然而餘憂因歎我非不肯隱也况此

離亂思歎匡君濟時不得已而出山人獨能知出處之方以

此時必須經此山而隱也未復歎舉世之人不知高位重

傾覆之憂在其中莫能如山人獨能知出處者故悵然望秋天
之間但見空山壁立無一人繼踵而來也。按公嘗自比稷契
故不得已而出也

題張氏隱居

此首先體後用格

春山無伴獨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澗道餘寒歷冰雪石門斜日到

林丘不負夜識金銀氣遠害朝看麋鹿遊乘興杳然迷出處對君疑

是沒虛舟 註丁丁詩小雅伐木丁丁金銀氣史天官書敗軍破

國之墟下積金銀上皆有氣孟子毋居深山之中與鹿豕遊莊

子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恚心之人不怒人能虛

心以遊世其孰能害之。公言獨行春山以求尋訪張君聞伐

木之聲而山意更幽見隱居深僻亦無伐木求友之事也春山
而澗道猶寒者冰雪未消之時故公則踐歷冰雪而行也石門
深宵斜照方能及之公到林丘正日斜之時也因羨張公惟能
不貪故夜間常識寶氣惟能遠害全身故見向時貴盛之家朝
來麋鹿遊其地矣或云遠害而乃與麋鹿遊其意亦通末言我
乘興而來乍見此隱居其心已杳然若失而出處兩忘矣及對
張君同坐知其不貪遠害之情不為名利所縮若虛舟初無繫
累而往來自由公蓋心醉而神服之也前四句言來訪隱居之
事後四句羨張公而致嘆服焉

南隣

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羊粟不全貧慣看賓客見
雀馴秋水綠深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白沙翠
門月色新
註錦里成都號錦城錦里錦水其
先生之美後四句賦相遇南隣之事也野航公
愛物之誠其隱士之賢者也野航非小以秋
然其日公與渡船而訪南隣者兩三人也結
見先生與公周旋談笑而不能別也

釋老

留別公安大易沙門

隱居欲就廬山遠麗藻初逢休上人數問舟航

製作長開篋笥擬

戲得食階除鳥
江村暮相送紫

不一前四句詠

以貧而好客不倦

小淺故少載尔不

句言別時之景亦

心神沙村白雪仍含凍江縣紅梅已放春先踏
杖出風塵

峰置蘭若徐飛錫
人隱於此山因號匡

盧在潯陽即江州宋史休上人僧惠休也

俗姓湯能詩又曰湯

休廬山有香爐峰釋氏要覽三國時高祖

鄧隱峰遊互臺准西

擲錫飛空而往傳燈錄舒州礪山最奇

而山麓尤勝誌公與

白鶴道人欲之同謀於梁武帝武帝以一

人俱有神通俾各以

物誌其地道人云某以鶴止處為記誌

云某以卓錫處為託

已而鶴先飛去山麓將止忽聞空中飛

錫聲誌公之錫遂卓於

山麓道人不憚然以前言不可食遂各

所識築室焉此詩公

將發岳陽東遊作以別公安之僧也

歌遠遊廬山近僧房

以隱居乃於此地逢一能文之僧如湯休者大易沙門也

頻來訪我於舟中且留下所作之詩我所以見其麗藻也既截

其詩又常開筍而觀以擬其心神謂詳求其造語之微意也頸

聯即別時之景也尾聯言我先往廬山香爐峰上作寺以俟大

易飛錫而來也錫杖凌空而飛上於香爐峰可以遠去兵戈之

地故曰出風塵也

因許八奉寄江寧吳上人

不見吳公三十年封書寄與淚潸潸舊來好事今能否老去新詩孰

與傳棋局動隨幽澗竹袈裟憶上泛湖船聞君話我為官在頭白昏

昏只醉眠

註按公開元間嘗遊吳越故與江寧之僧有信至於

乾元間則已別三十年矣寄書而揮淚者久別之感且懷其舊情也因問是公尚能如向之好事與否又言我今有詩誰為傳誦無知是公之好事故也第三聯追憶向時同遊之密未言有人來說曼公常話我為官不知老倦終日醉眠無所發明矣或是罷拾遺之初故云尔也

寺觀

涪城縣香積寺官閣

寺下春江深不流山腰官閣迥添愁含風翠壁孤雲細背日丹旂萬木稠小院迴廊春寂寂浴鷗飛鷺晚悠悠詎天合在藤蘿外昏黑應須到上頭

註隋常琮侍煬帝遊白寶山帝曰幾時到上頭琮曰

昏黑應須到上頭左右失笑帝曰詩古君子也香積寺冠山俯江而山腰之間又正臨流也按此詩江深不流風浪恬靜不應添愁中四句亦山林禪刹之景又不應添愁也蓋公之客梓州自有感時懷鄉之愁觸景而生况坐此空寂之閣所以迥添其愁也佛宮猶在山頂故曰官閣而上至暮方連結句言此閣僅在山腰而非正寺謂之官閣迎官員之地耳次聯言山腰之景第五句閣下之景第六句江中之物此皆寺下山腰之所見耳苦寺上則在藤蘿之外而山之頂也

暮登西安寺鐘樓寄裴子

此首兩重格

暮倚高樓對雪峯曾來不識白鳩鐘城臨照江將飲近市浮烟翠

且重多病獨愁常聞
游萬事慵
注遠
公倚樓相對之時
又將暮鳴鐘之僧

不暇與公文談抑亦不之與語
非暮景故公言其多病之餘獨居而悲每在閑寂之時難遣如
裴十之故舊相見又未嘗從容不待同遊以破其閑寂也未遂
請之曰知尔苦吟而瘦然於交游之際踈情之甚恠其不肯與
來相與周旋也此詩公又寓居西安寺而裴之所居不遠故詩
之言如此前四句是暮登樓之景後四句是寄裴十之言

玉臺觀

吳積翠玉臺遙上帝高居絳節朝
馮夷來擊鼓始知羸女善

江光隱見龜龜窟石勢參差鳥鵲橋
更有紅顏生羽翰便應重
注玉臺漢禮樂志遊閻闔觀玉臺註云上帝之所居

馮夷河伯水神羸女列女傳蕭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能致
白鶴孔雀公女弄玉好之公遂以女妻之因教弄玉吹簫作鳳
鳴公為作鳳凰臺妻止其上
一旦鳳凰至皆隨鳳凰飛去秦
姓羸故曰羸女鳥鵲橋淮南子鳥鵲道河成橋以渡織女
起
聯以天上玉臺上帝所居詠此玉臺觀故曰遙又曰高居次聯
以水仙女仙之事况觀中道士所奏之樂音也第三聯賦觀前
之景而鳥鵲橋亦是用事龜龜窟是實景然二句皆為恍惚奇
恠之狀所以描寫仙境也未聯則正言居此地者若使不老而

能飛昇則我雖以暮齒更須留此終老不云矣然未必有紅顏
而生羽翰也漁樵公自稱亦因對上句而用此名耳

四時

即事

暮春三月巫峽長晶、行雲浮日光雷聲忽送千峰雨花氣渾如百
和香黃鶯過水翻迴去紫燕啣泥濕不妨飛閣捲簾圖畫裏虛無只
少對瀟湘 註漢武帝時月支國嘗進百和香乍晴乍雨暖氣薰

人鶯燕往來凭闌寓目此春暮之景也公至峽中見之捲簾而
坐如在畫圖之內已可喜矣但峽中山川迫窄尚不及瀟湘洞
庭之上空曠而寬平也故末句及之鶯渡水而飛遇雨之濕

却回燕雀泥營壘政欲其相妨不相妨也

暮春

卧病擁塞在峽中瀟湘洞庭虛映空楚天不斷四時雨巫峽長吹萬
里風沙上草閣林初解解暗城邊野池蓮欲紅暮春鶯鷺之洲渚挾
子翻飛還一叢 註峽中巫峽之中也瀟湘楚地記曰巴陵縣瀟

湘之淵在九江之間即洞庭湖也而洞庭又與青草湖相連並
在岳州巴陵縣西只見後所思詩註。此詩特以結句暮春兩
字為題耳言峽中逼迫不得舒暢又况卧病愈覺悶人故云擁
塞惟想瀟湘之大可以縱遊而卧病不去故云虛映也次聯言
久雨長風亦使人鬱悶不舒如草閣野池之景聊可遣悶而風

雨又阻之其擁塞為何如也結聯言鴛鴦方立洲渚之上而復
挾子相聚者亦因風雨時至故也一叢聚也言飛來作一叢也

曲江二首

一片花飛減却春風飄萬點正愁人且看款盡花經眼莫厭傷多酒
入唇江上小堂巢翡翠苑邊高塚卧麒麟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
名絆此身 註此篇因傷春暮而感人事者也首言落花一片已

減春色况今萬片同洛豈不令人愁乎萬片同洛則花將盡矣
故次聯言且看此花之將盡且痛飲之意欲吞不可嫌其多酒
也第三聯又即所見而感人事之變亦因春暮而觸此情也即
曲江舊時風景佳麗綠山亂後無復得向時之勝是以堂巢翡翠

翠塚卧麒麟盛衰不常有如此推詳此理一則人生不可不行樂
耳今按此說得之蓋堂無人故水鳥自不家無主故石獸與敗
也第五句不可因庾信詩云翡翠本微物知愛巢高堂太白詩
云玉樓巢翡翠遂解作高麗之景則與下句意皆不通貫矣

朝回日日典春衣每向江頭盡醉歸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五
來稀穿花蛺蝶深處燕水清嬌軟飛傳語風光不與流轉暫時相
賞真相違 註孫承恩之說也嘗酒不治之藥常醉欠人酒錢人
皆笑之濟怡然自若謂人曰尋常行樂笑人酒債欲質此緼
袍償之八尺曰尋常行樂笑人酒債欲質此緼
我每日典衣沽酒醉而後歸嘗以曲江
花飛欲盡故不厭酒

之過多也次聯言不特其夜沾酒於江頭而已常時經行之處皆賒酒而飲亦為人生須及時行樂自是壽至七十者少何況百年乎第三聯即江頭之景末言如此則元與人生共流轉而不息今春色已暮相賞亦暫時而已故得語欲其莫相違也蓋留春之詞耳

曲江對酒

此首先體後用格

苑外江頭坐不歸水晶宮殿轉霏微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縱飲久拚人共棄願朝真與世相違吏情更覺滄洲遠老大悲傷未拂衣

字子敬為人高邁不羈年幼觀門生撰蒲曰南風不競門生曰

此郎於管中窺豹時見一班獻之怒也疑論旁瑄遭譴怒徙官之際而作也意之辭非如前詩欲行樂嘗春之比全見江頭宮殿深杳其氣冥迷而花落白意緒耳當比之時惟縱飲自寬甘為人與世能背馳也未復自責其前日牽於於今日徒懷老大之傷悲悔不早辭官洲言官於朝則與江湖疏遠矣註家以愚謂言官於朝而常懷吏隱之情則必

曲江值雨

衣而去 此篇及後篇頭聯及尾聯觀之皆大以坐不歸无意緒也但飛物態自若愈添今无所棄絕而不逐朝參實溥宦絕迹滄洲所以至而去也滄洲是滄浪之約神仙之境誤矣吏情與滄洲疏遠矣

城上春雲覆死牆江亭晚色靜年芳林花著

風翠帶長龍武新軍深駐輦芙蓉別殿謾焚香

醉佳人錦瑟傍註苑牆芙蓉死牆也江亭

德二載左右神武兩軍賜名天騎詩作於

苑在京城南內築夾城入苑中有殿而曲江

遊幸其中亦有殿故曰別殿公詩云江頭宮

錢會開元間中書門下中和節初賜燕錢給

曲江合宴此賜金錢會也漢紀註凡言黃金

錢也錦瑟傍蓋曲江宴時賜太常教坊樂也

也。此篇末云何時詔此金錢會疑公已罷

脂凝一作水行牽

時詔此金錢會暫

工之亭也新軍至

年故曰新軍芙蓉

又連芙蓉死駕帶

殿鎖千門是也金

百官宰臣以下於

者直金止言金若

歸瑟猶瑤琴之類

拾遺不得與曲江

合宴之賜故曰何時題云對雨而通篇實有留連曲江之景羨

慕侍臣之禁其殆不忍去其君者乎前四句描寫曲江雨中之

景第三聯言是值雨御輦方留禁衛軍中不復遊幸曲江矣矣

芙蓉苑之別殿則謾爾焚香待望也末復自嘆不得同受詔賜會

此江亭曰何時曰暫醉羨慕之情至矣

多病執執奉懷李尚書之方

衰年正苦病侵陵首夏何須氣鬱蒸大水淼茫炎海接奇峰肆兀火

雲升思沾道賜黃梅雨敢望宮恩玉井冰不是尚書期不顧山陰夜

雪興難乘註賜傷暑病即今中賜也玉井水唐制百官賜冰漢

陳遵每飲賓客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不得去嘗有

部刺史奏事過導值其方欲刺史大窮候導露政時笑入見導
母中頭自白曰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乃今從後園出應休連
與公琰書曰孟公不顧尚書之期孟公導字也山陰雪興見前
卜居詩註四月溽暑之時而炎海火雲之氣已極鬱蒸是年之
熱獨卑故云何須也公嘗為左拾遺例受宮中賜水之恩今卧
病在外則不得與其賜矣然在已則不敢望宮恩在道之人則
思以露梅雨可謂先入後已而仁民之心重且長也結句因言
李尚書而不得往訪故用陳遵王獻二事然但略用而不全本
其事實也只是言我非不肯與李公相會但多病熱前六句言
多病熱熱末二句言懷李尚書

早秋苦熱堆案相仍

七月六日苦炎蒸對食暫冷還不能每愁夜中自足蝎况乃秋後轉
多蠅束帶發狂歎大叫簿書何急來相仍南望青松駕短壑安得亦
脚踏層水 註蝎即今全蝎北方有之公論房瑄事帝怒乾元元

年七月貶華州北地早寒於七月六日猶熱疑南詠意以譏之
簿書期會字見漢書東方朔神異經北方有層水萬里水厚百
尺○公自拾遺貶官華州以侍臣而任掾曹去省掖而居州廨
本不勝抑鬱而煩悶矣又值其秋毒熱所以不勝其苦而賦是
詩也足蝎多蠅亦以秋熱過時故此蟲不整而苦人註家以為
賀蘭進明諧房瑄於帝及公故公被逐此聯蓋指當時諧慝

之人要之不必如此拘也第三聯只是不禁冠帶坐曹文案繁
冗故欲狂叫未聯欲棄去而納涼也

秋興八首

此首接頂格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
地陰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故園心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
高急暮砧

註巫山巫峽並在夔州白帝城有白帝樓又有最高
樓在夔州公孫述所築據之自稱白帝。此詩因見峽中之秋
景而起興略及長安之秋景而未極言之也露凋楓葉至於滿
林則秋深矣故巫山巫峽之氣蕭殺而蕭森峽江之間波浪蹴
天楚塞之上風雲匝地此皆蕭森之氣公因感此而自嘆留愛

已經兩秋故云叢菊之開皆我感嘆而揮淚矣然下峽之孤舟
則猶滯此一繫我故園之心也他日言向日一繫言始終心在
故園而身滯舟中繫心即所繫身也末言人家感此秋氣蕭
森亦已備寒衣故白帝城中搗衣之聲天寒歲暮愈關情矣安
得不形於嘆咏哉江間即巫山峽塞上即巫山菊花山中之物孤
舟江上之物中四句交股應一巫山巫峽四字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華
月槎畫省香爐遺伏枕山樓粉堞臨
前峯

前峯

註此首交股格三股

且宜都山川記巴東三峽猿聲悲

猿鳴三聲淚沾衣乘槎張

西及西域傳騫使西域窮河源無

乘槎之說惟張華博物志載
來不失期齋糧
織一丈夫牽牛
荅曰君至蜀訪
星犯牛女即此
之耳畫省省
給侍更二人
今女墻也粉
言其思歸之
依北斗而望

乘之十餘日忽
一飲之驚問
嚴君平還以
到天河時也
以粉畫之謂之
香爐以從公嘗
以粉飾之。此
夔城孤立當
知長安在其下

世有人居海上每年八月見槎
至一處有城郭屋舍中有婦人
曰何由至此其人問此是何處
問君平君平曰其年月日有客
未嘗指言張騫子美亦承襲用
畫省香爐漢官儀尚書郎入直
為尚書員外郎故自嘆耳堞即
詩因見夔府晚景而望長安極
日斜之時公登臨其上言我每
欲歸而未得也嘗聞峽中猿啼

三疊則客淚自墮今我在此則
月乘槎奉使今秋我不得歸則
校工部員外郎而與尚書省人
但聞此城樓之上雉堞之間旣
間方見日斜即今請看石上之
此其速豈不尤可悲哉聽猿一
省一句又因隨槎而言山樓一
安交互對言之也結又應起句
必謂公在南而望北也不知南
安又在直北斗也

貝聞之而下淚美嘗聞張騫八
月乘槎之事或虛矣我雖檢
且之香爐相遠遠者以病之故
聲隱隱為可悲也不特此耳適
月已映蘆花之明光陰代禪如
句又因聽猿而言皆以夔城長
而為始終之辭也一本作南斗
斗乃江湖之外不直夔城况長

千家山郭靜朝暉日日江樓坐翠微
信宿漁人還泛泛清秋燕子故

飛飛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經心
事這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

馬自輕肥 註此首纖腰格又云
關合格漢匡衡字稚圭是時有

日食地震之變上問以政治也
上疏上悅其言遷光祿大夫太

子少傅甫以論房瑄忤旨貶
十州掾此甫媿不如匡衡也漢劉

向傳向字子政本名更生擢
誅議大夫會初立穀梁講論五經

於石渠甫言不得如劉向講
經於朝也五陵長陵安陵陽陵茂

陵平陵皆高貴豪傑之家也
此詩公因坐江樓見秋景而傷

命薄不如長安之少年也山
郭朝暉之靜秋氣清也江樓翠微

之中每日來坐亦以秋曉之
氣清也即此樓每日之所見漁舟

已越再宿猶泛泛於江上燕子社前當去尚飛飛於山郭皆以

清秋而自適也賤而漁人微而燕子其自適且如此宜公之有

感而自嘆也謂我亦能如匡衡之抗疏然論房瑄而帝怒則功

名分薄不及衡矣亦欲如劉向之傳經然不得在京而受詔則

心事遠背不及向矣非惟不及衡向但如我同學之少年亦多

貴顯而乘肥衣輕馳騁於五陵之間我何為久淹於此獨坐江

樓之寂寞也

聞道長安似奕棋百年世事不勝悲三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異

昔時直北關山金鼓振征西車馬羽書遲魚龍寂寞秋江冷故國平

居有所思 註此首雙騎格直北言變之北乃隴右關輔之地樓

攘也征西言當時西有吐蕃之亂未息鄴道元水經云魚龍以
秋日為夜龍秋分而降蟄寢於深淵故以秋日為夜也甫有詩
云魚龍回夜水。此詩專為長安之變因秋有感而懷思也長
安自祿山之反至於代宗之世朱泚亂之吐蕃陷之乘輿播越
而公以客巴蜀故云聞道長安似奕棋迭相乘負而百年之內
有不勝悲者如王侯則委靡奔竄而第宅皆為他人所有文武
之臣又皆軍功濫進非復向時勳閥衣冠長安直北關山之警
方急西征吐蕃其捷報又遲凡此數者皆可悲也豈非似奕棋
之故乎況在秋江之上魚龍潛蟄之際豈不重思故國平時之
事乎思故國之平居則今日之不勝悲者愈不勝矣

蓬萊宮關對南山承露金屋霄漢間西望瑤池降王母東來紫氣滿
函關雲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鱗識聖顏一卧滄江驚歲晚幾回青
瑣點朝班

註此首續腰格蓬萊唐宮名即隋之大明宮唐高宗

龍朔二年改蓬萊宮南山終南山也金屋漢武帝作承露盤高
二十丈大七十圍以銅為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號
金屋露盤柱也瑤池列子穆王篇周穆王命駕遠遊升崑崙之
丘遂賓于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王母又漢武帝時王母降於
承華殿見早朝大明宮詩註紫氣關令尹喜內傳關令尹周大
夫也名喜喜天文登樓四望見東來有紫氣浮關喜曰應有聖
人過果遇老子為註道德經雉尾殷高宗因雉尾之祥服章多

用翟羽此即緝雉尾為扇翬以障塵也青瑣見前說山左掖註
。此詩用長安故事以起興末乃自嘆而懷舊也唐明皇尊
玄元聖祖廟獻太清頌以神仙為事然高宗龍朔三年改大明
宮為蓬萊宮也有慕仙之意故此篇借周漢神仙之事起興言
唐天子坐蓬萊宮正對終南山承露銅盤鍊空空中則望玉
母自瑤池而降東則望老子入函關而來當此之時雲氣隨雉
尾扇而開但見日光旋繞龍顏群臣咸觀儼若神人之見也末
乃自嘆我獨卧病峽江忽驚秋至亦幾度立青瑣門外以廁朝
班者而今不復矣可勝情哉

瞿塘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花萼夾城通御氣芙蓉小苑入

邊愁珠簾綉柱圍黃鵠錦纜牙樞起白鷗回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
古帝王州 註此首首尾互換格瞿塘峽口在夔州曲江在長安

方輿勝覽云瞿塘峽在州東一里舊名西陵峽瞿塘乃三峽之
門玄宗開元間廣花萼樓築夾城入芙蓉苑入邊愁言吐蕃陷
京師也珠簾西京雜記昭陽殿織珠為簾綉柱柱帷綉作黃鵠
文。此詩思曲江而作也言瞿塘曲江相去萬里而風煙相接
同一寂寞蕭索也因言昔明皇交愛五玉嘗自宮內穿夾城至
花萼相輝之樓同寢故云通御氣也芙蓉苑又近曲江乃天子
遊幸之地而關中數亂故云入邊愁也又言花萼樓中之簾柱
皆盤黃鵠宛轉之形珠則織綉則畫也苑外江中御舟常華白

鷗飛起以錦纜牙檣之華藻也若此皆歌舞之地今則焚蕩殘
毀無餘令人回首良可憐惜也然神京帝里只在秦中終非天
下所能及也我安得而不思歸乎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
秋風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關塞極天惟鳥道江湖滿
地一漁翁

註此首首尾同格昆明池漢武帝元符二年發吏卒穿

昆明池帝欲征越雋見昆明夷國有滇池方三百里漢使求通
身毒國而為昆明所閉今欲伐之故作昆明池象之以習水戰
在長安西南周圍四十里織女漢宮闕記昆明池左右有二石
人相望以象牽牛織女石鯨西京雜記昆明刻石為魚每至雲

雨之日常鳴吼鬣尾皆動漢世紀之以祈雨有驗菰又曰蔣又曰

菱白中心生白臺如小兒群同謂之菰手臺中有黑者為烏菱爵一

云菱對由硬者曰菰蔣秋結實乃凋菰米也關塞言白帝城鳥

道言峽中高山也此詩因昆明池之景而嘆其今不得見也

言此池乃漢時鑿開之切至今武帝旌旗猶在人眼中池邊象

形之織女不能機杼故虛夜月中刻石之鯨魚相傳有靈

故云動秋風也菰沉蓮墜陸二句即秋景而言乃謂劍關秦塞造

天之高惟一鳥道所以不易還以見此地之景唯順流下峽則

江湖滿地任我漁翁之活亦豈不令人感嘆之乎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閣峰陰八溪陂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

凰枝佳人拾翠春相問仙侶同舟晚更移綵筆昔曾干氣象白頭吟
望苦低垂 註此首筆端拾翠昆吾御宿地名漢書武帝廣開上林

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是也紫閣峰乃終南山之別峰與漢
陂皆在長安仙侶李膺郭林宗同舟而濟人望之以為神仙綵
筆江淹夢人授五色筆自是文藻日進。此詩專為漢陂之景
而作按通鑑郭子儀引三千騎自御宿循山而東北出藍田
以向長安公漢陂之詩云水面月出藍田關又下歸無極終南
黑可以見昆吾御宿乃漢陂相近之地紫閣又南山之峰名臨
乎陂上者也蓋公自長安而遠遊漢陂必道經昆吾山御宿川
而行及至則見峰陰入陂所謂半陂以南純沒山是也

陂上物色之景麗如此頸聯言陂上遊人之盛如此春相問遊
者衆也晚更移忘時也按公以岑參兄弟遊漢陂有二詩又
與源少府宴漢陂亦有詩又有城西碣泛舟之詩其時公未授
官所作之詩皆以文彩干動時貴求自見知也故此詩因思漢陂
之遊結聯乃云我彼時弄筆以干氣為實擬飛騰也而今白首
矣乃在峽中吟望漢陂何其低垂不能奮飛若此乎自聞道長
安以後五首皆以前六句始終長安之
事而未乃嘆其在異鄉
而不得歸也

登高

此首句應句格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迴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

衣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生多病獨登臺艱
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
停濁酒杯 註此詩第一句方言登臺而
題曰登高蓋前四句皆

臺上所見之景也風自天高秋氣之肅
故猿嘯而哀渚清沙白
秋江可愛故鳥去復回
落木一句應風
見落木之無邊
長江之不盡也
又客於
萬里之外而獨登高其
以多病之人而
對景悲秋其為艱難潦
倒甚矣安得不添白髮
而廢杯酒乎

秋盡

秋盡東行且未迴茅齋寄在少城隈
籬邊老却陶潛菊江上徒逢袁紹杯
雪嶺獨看西日落劍門猶阻北人來
不辭萬里長為客懷抱何

時得好開

註成都有大城以西有少城戰國時張儀所築陶元亮

在晉名淵明在宋名潛節先生侃曾孫也祖茂武昌太守

父安城太守史逸其傳云一處有五柳甚五柳先生傳以自况多

種菊每携酒吟詠其間豈肯於九日無酒出定邊摘菊盈把有頃

江州太守遣白衣人送白至便醉飲而歸曲略云劉松表紹在

河朔三伏之際盡日酣飲以避一時之暑號為河朔歌雪嶺即

雪山又曰西山在成都五劍門地志劍州劍門縣有梁山一名

劍山自蜀出漢中道皆因此故以門名。此詩公自成都再至梓

州而作故云東行且未迴茅齋指浣花西溪之草堂也別茅齋

而東行秋已盡矣暑已退矣故老却更籬之菊空過江上之酒

杯也此時雲嶺無人可到但可望西日之落劍門有兵防禦尚
未通北人之來蓋吐蕃入寇故西北不通而公且東行未擬回
也末聯因言久客遠方亦所不辭但言中殊無好况何時得以
開其懷抱耶其情亦可悲矣

十二月一日三首

今朝臘月春意動雲安縣前江可憐一聲何處送書鴈百丈誰家上

瀨船未將梅蕊驚愁眼更看梅花媚遠天明光起草人所羨肺病幾

時朝日邊註臘唐運以上德行衰於丑用丑月為臘後漢音義

曰臘者歲終祭神之名臘者接也新以交接故大祭以報功者

也雲安縣在夔州即瀨胸臆縣也書鴈漢蘇武使匈奴十九年

不得歸匈奴詭言武已死後昭帝議和親或教使者言天子射
上林中得白鴈足有繫帛書言蘇武在其澤中匈奴以為神遂
放武還鴈足本無傳書之事况襲以為故事耳百丈巴人接竹
為纜以牽逆流之船號百丈明光殿漢王商侍明光殿起草
作制誥肺病甫有消渴病建丑之月二陽已生楚地冬暖水凍
消釋故言春意動江可憐也大抵春意動故江可憐而聞鴈見
船乃江可憐之實景愁人之眼梅蕊未經遠塞之天樹盤更媚
又春意動之事也未聯以司馬相如自比蓋公嘗獻三策於玄
宗如長卿之遇漢武今日肺氣之疾卧病峽中亦如長卿之卧
病茂陵也若得朝日邊而起章明光為人所羨慕則雲安縣前

之景又何足戀哉惜乎肺病不知何時得遂此願也

寒輕市上山煙碧日滿樓前江霧黃負筇出井此溪女打鼓發船何
郡郎新亭舉目風景切茂陵著書消渴長春花不愁不爛熳楚客惟
聽掉相將

註夔州奉節大昌二縣皆有鹽井新亭晉王導傳洛

京傾覆中州士人避亂江左者十六七每至暇日邀出新亭飲
宴周顛中坐而嘆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山之異皆相視流涕
唯導嗾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相對作楚囚
泣耶茂陵漢司馬相如口吃有文學而善畫嘗有消渴病免官
家茂陵。此篇承前篇而作亦即雲安縣前之景也烟氣暖則
其色碧霧映白則其色黃寒輕日出運鹽發舟朧月一日之景

意動亦可見矣公留峽中不得還長安若周顛等以中州士人
而留江左公之卧病峽中若相如卧病茂陵故頸聯以新亭茂
陵二事自喻尾聯遂言臆盡則春至不愁花不成盛開惟想移棹
而去為快也蓋公厭在雲安舟中明春果移居夔州郭矣按相
將乃發棹之狀兩人扶持而送故曰相將或是巴蜀方言公詩
又有浮槎並坐得仙老暫相將亦言浮槎移動之意也

即看燕子入山扉豈有黃鸝厭惡短檝水岸輕輕柳絮點
人衣春來准擬開懷久老去親知見面猶憶日一杯難強進重嗟筋
力故山遠

註此首問答格變中之格也前篇春花之句而
預言春景也意謂今雖是臘月一日轉眼則春半矣即看者設

若假如之義謂即如見燕子入明飛則黃鸝亦出不復深歷翠
微矣燕鶯宛柳舉集目前春光爛漫之時也準擬此時開懷抱
亦已久矣只愁年老親戚故舊凋謝離索見面者少則無與同
玩此時景耳若無親知同玩彼時獨酌實難強飲又兼歎老思
鄉則我之懷抱雖及春來亦未能開此所以不愁春至之難惟
慮還鄉之不易也

節序

立春

春日春盤細生菜勿憶兩京梅發時盤出高門行白玉菜傳纖手送
青絲巫峽寒江那對眼杜陵遠客不勝悲比身未知歸定處呼兒

題詩

註生菜齊人月令凡立春日食生菜取迎新之意

此詩在峽中立春日思兩京之時物而追賦之也公之族在杜
陵而家於洛陽又嘗官於朝故兩京春盤皆所嘗食也高門大
宅以白玉盤盛菜以相饋遺而此菜之細縷如青絲者實由纖
手婦人作之也然此惟兩京有之耳今在峽中寒江之上安得
此物在眼所以重遠鄉之悲也未復嘆曰此身未知歸時定在
西京乎定在東京乎聊且賦詩詠此春盤耳固未得食之也又
按次聯以首句盤菜二字重出分詠與吹笛詩重見首句風月
二字同是一格

入日

此曰此時人共得一談一笑俗相看尊前栢葉休隨酒勝裏金花巧耐寒佩劍衝星昨暫按匣琴流水自須彈早春重引江湖興直道無

憂行路難

註栢葉歲時記元日進樹栢酒飲以年少者為先

金花歲時記人日剪綵為花勝以相遺或縷金薄為人勝取改舊從新之意流水伯牙撫琴志在流水鍾子期聽之曰湯湯乎志在高山曰巍巍乎子期死伯牙遂絕絃不復鼓曰世無知音者。此篇偶成之作也首聯謂節日乃人情土俗之所同尚領聯謂居家薄飲無復恬酒之醜而花勝之耐寒則家人輩自試其巧耳頸聯拔劍彈琴乃托言以寬懷自遣之音然劍氣衝生斗乃在江湖之分野匣琴之彈又志在流水故尾聯遂言為琴

劍皆引我江湖之興宜謂不憂道梗而欲往遊之也此詩蓋作於未出峽之前不可定為何年也

小寒食舟中作

佳辰強飲食猶寒隱几蕭條戴鶻冠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娟娟戲蝶過閑幔片片輕鷗下急湍雲白山青萬餘里愁看直

北是長安

註小寒食如小至之類謂前一日也鶻冠隱士之冠

也以勇雉毛為冠古有隱士號鶻冠者直北明皇自蜀回後號成都為南京望長安在北長安又號北斗城。此詩言舟中本不飲以其佳節故勉強而飲然猶禁火冷食亦不能多飲矣故第二句寫其蕭條之狀中四句但即舟中所見之物然水闊眼昏蝶鷗

輕狎無非所以感其蕭條也未嘗觀雲山之遠而望長安所謂
身江湖而心魏闕一飯不忘君者矣按邵氏聞見錄云少陵此
詩次聯本沈雲卿船如天上坐人似鏡中行船如天上去人似
鏡中懸也愚謂彼皆水裏之景耳老杜則謂春江平闊故其坐
船如在天上老眼昏眩故其看花如在霧中意異句工不可同日
而觀况公亦豈必本沈而作哉

九日二首

重陽獨酌杯中酒抱病起登江上臺竹葉於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
須開殊方日落玄猿失舊國霜前白鴈來弟妹蕭條各何在干戈衰
謝兩相催

註竹葉酒名也白鴈筆談載比方有白鴈似鴈而小

秋深乃來來則霜降地人謂之霜信 此詩因病不得
作也言重陽佳節而獨酌數杯須登高可謂無分飲酒安用菊
花乎咄咄不滿之音也後四句因感時撫事言在他鄉而聞暮
猿又見故國之候鴈其傷懷至矣所以深念骨肉離散而世亂
身衰兩相催併安得不重其老病乎

去年登高郵縣北今日重在涪江濱苦遭白髮不相放羞見黃花無
數新世亂驚又久為客路難又悠又長傍人酒闌却憶十年事腸斷離
山清路塵 註郵縣屬梓州僑郭之縣也涪江在重慶府巴縣巴水
流東南合梓州之射江驪山在臨潼縣即明皇華清宮所在
此詩因在梓州兩度重九感其未歸而作也白髮滿頭羞對黃花

矣然而兩年留者實因世亂道梗故久在客中倚傍人門
鬱鬱之懷為何如耶飲罷回思長安處從遊幸之地今御路猶存
而不復再至唯有斷腸而已

九日藍田崔氏莊 藍田在長安東南華州去八十里

老去悲秋強自寬興來今日盡君歡
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為
正冠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峰寒
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
軍色和而正温甚重之九日從温宴龍山風吹嘉帽落温曰左
右及賓客勿言以觀其舉止嘉初不自覺良久取還之温命孫
盛為文嘲之咲而請紙筆作答了不容思藍水藍田有洲方三十

里其水北流合溪谷之水為藍水地里志藍田山出美玉因名
玉山兩峰指泰山華山謂玉山與此二峰峙立也茱萸西京雜
記漢武帝宮人賈佩蘭九日佩茱萸飲菊花酒云令人長壽
此詩為答崔君宴會之意而作也言常時嘆老悲秋甚難排遣
今日飲酒之興則為崔君盡歡而且不復悲矣次聯用孟嘉事
而翻案用之分作二句意格俱新又孟嘉落帽似傳相温耳今
我盡崔君之歡故正冠以相禮貌也第三聯即崔氏莊上山水
之景以寫其目之所見末則把玩茱萸預恐明年不如今日之
會可謂深盡其歡而有無窮之意矣

小至 此首句句見題格

天時人事日相催冬至陽春又來到
綉五紋天孫織吹葭六琯動
浮灰岸容待臘將舒柳山意衝寒欲放梅
雲物不殊鄉國異教兒且覆掌中盃

註添線唐雜錄宮中以文工換日之長短冬至後日晷漸長比常日增一線之工動灰結漢書以葭莖灰置律管之端按曆者候之氣至則灰飛而琯通雲物在傳傳公四年凡冬至啓閉必書雲物以志休徵。此詩正詠冬至日之事而題云小至蓋至前一日作詩故也猶小寒食舟中作之義今閩人亦呼除夕前一日為小年日亦此義也注家徒尔云耳次聯言冬至陽生而人事之相催也第七句言天時第八句言人事以終首句之義又按覆掌中盃者必當時飲酒之俗尔大抵欲其盡飲之意

至日遣興奉寄北省舊閣老兩院故人二首

去歲茲辰捧御床五更三點入鵷行
欲知趨走傷心地正想氤氳滿眼香
無路從容陪話笑有時顛到看衣裳
何人錯憶舊愁日愁日愁日愁日愁
隨一線長 註鵷行言鵷鷺行也在朝縉紳之列也趨走甫先為

工部員外郎為房瑄事出為華以掾當時必參謁都將也顛

倒衣裳詩東方未明顛倒衣裳一線長見小至詩註。此詩首

兩句追言為拾遺之榮中四句言今為掾吏之勞末以至日之

事言其愁也去年至日早朝仰御床而列內班何其榮也本任

功曹趨走府庭以參承郡守令人傷心所以遐想御爐之香滿

眼而浮也然今官守懸隔不得追陪省中諸公之閑暇美惟有

承奉郡將之召時或衣裳亦不暇整急趨其命因嘆何人誤道
此日陽生陰退乃愁盡之日不知我之愁方與綉線隨日影而
長也第五句承第四句第六句應首句茲辰

憶昨逍遙供奉班去年今日侍龍顏麒麟不動爐煙上孔雀徐開扇
影還玉几由來天北極朱衣只在殿中間孤城此日堪腸斷愁對寒
雲雪滿山

註麒麟香爐也孔雀扇以孔雀毛為扇也玉几書成

王馮玉几出顧命○此詩前六句追言去年又言早朝之事末
句言其在華州之寂寞也拾遺供奉天子左右故得近侍龍顏
而殿上之御爐宮扇玉几朱衣得以相親而熟觀也麒麟不動
金爐象瑞獸之形故不動也朱衣內侍引班之臣故只在殿中

問也去年今日逍遙於龍顏之側今年此日山城之內所對者
寒雲凍雪安得不愁嘆而歎斷腸乎

冬至

年年此日長為客忽忽窮愁泥殺人江上形容吾獨老天涯風俗自
相親杖藜雪後臨方壑鳴王朝來散紫宸心折此時無一寸路迷何
處是二秦

註此首先體後用格紫宸唐殿名見前紫宸殿退朝

詩二秦漢書項羽三分關中王秦二降將章邯為雍王都廢丘
司馬欣為塞王都櫟陽董翳為翟王都高奴故曰二秦○此詩
疑在夔峽而作惟窮愁之至故形容獨老惟年年為客故異俗
相親也天涯之客今日不過散步林壑之內而諸公在朝列則此

時正鳴玉佩自紫宸殿而出其榮悴懸絕如此宜乎方寸摧折而歎歸路之猶隔也第三句接第二句第四句應第一句第五句接第四句第六句生結句而又收前五句也

至後

冬至至後日初長遠在劔南思洛陽青袍白馬有何意金谷銅駝非故鄉梅花欲開不自覺棣萼一別永相望愁極本憑詩遣興詩成吟咏轉淒涼 註金谷園銅駝陌俱在洛陽棣萼言兄弟詩棠棣之花蔓不離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此詩公因至節而起還鄉之心言至後則日影漸長陽生陰退君子道長之時矣而我乃在蜀思洛陽猶困逆旅何也故言今雖在嚴公之幕服青袍而

白馬然亦有何意味彼金谷園銅駝陌豈非我之故鄉乎惟官情之淡鄉思之濃故不覺梅花之欲開但懷兄弟以別而言耳第三句第五句應劔南二字第四句第六句應思洛陽三字梅花欲開又至後之時也

臘日

臘日常年煖高逢今生臘日凍全消浸凌雪色深萱草漏洩春光有柳條縱酒欲謀良夜醉還家初散紫宸朝口脂面藥隨恩澤翠管銀鬢下九霄 註紫宸殿前註口脂面藥唐制臘日宣賜口脂面藥

翠管銀鬢所盛之器也○此詩在京隨朝喜同恩賜而作也萱草初茁時本不畏霜雪却非因暖而生故曰還萱草柳條則因

凍全消而發故曰漏洩春光也今年臘日如此和暖可為夜飲
之樂况公退朝節物之賜自天而下安得不重為之喜而謀縱
飲乎

晝夜

晝夢

二月饒睡昏昏然不獨夜短晝分眠桃花氣暖眼自醉春酒日落夢
相牽故鄉門巷荆棘底中原君臣豺虎邊安得務農息戰鬪普天無
吏橫索錢

註二月昏睡不為夜短之故而乃中午困思至於日
落夢猶未醒何也蓋以故鄉殘破中朝憂危窮兵暴斂之未已
也然則公豈昏惰而晝寢者之比乎第三句見其為二月之饒

睡第四句見午睡至晚也又按後四句見公憂在家國而祈願
者去兵平賦足民而自比稷契豈虛語哉

夜

露下天高秋水清空山獨夜旅魂驚踈燈自照孤帆宿新月猶懸雙
杵鳴南菊再逢人卧病比書不至鴈無情步蟾倚棹看牛斗銀漢遙
應接鳳城

註此首連珠格變局書鴈見前十二月一日詩註鳳城

指長安。此詩與秋興詩第一首辭語相出入黃氏以為在夔
州作得之美旅魂驚者驚秋也前六句皆寫峽中江中之事孤
帆宿應秋水之句雙杵鳴應空山之句菊又山中之物鴈又江
上之物也客中久病故園無書所以悵望思鄉惟羨長河亘天

能與長安城中相接而公乃不得歸也

天文

江雨有懷鄭典設

春雨閨閣塞缺中早晚來自楚王宮亂波紛披已打岸弱雲狼籍不
禁風含光蕙葉念多碧點注桃花舒小紅谷口子真正憶女岸高漢
涓限西東

註楚王宮

楚襄王故宮神女云朝為行雲暮為行雨

朝朝暮暮陽臺之一

言早晚來自楚王宮也鄭子真名朴居

谷口脩自保耕于岩石之下名震京師漢武帝時王鳳以禮
聘之不屈而終其清風足以激貪厲俗近古逸民也前六句詠
江雨結句方言懷鄭典設因雨而不得往見也

